



《芳艳染成眼前春》 李弢 作

随笔

亦有禅

王祥夫

早上起来翻看杜尚的画册,突然就想起小时候随家大人去庙里随喜吃素斋的事,一边吃一边看和尚们吃饭,虽是普通的吃饭,亦有庄严在里边,先要合十诵念,然后才白米蔬笋地徐徐吃起。虽是一饮一啄却亦是庄重如仪,以十分的敬重来对付普通的米麦菜蔬。

其实中国的民间亦是如此,儿时吃饭的“饭头经”便是那首诗,外祖父必要让字字在心底诵念: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及至到后来,比如几十年过去的现在,有时候吃饭的时候心里便会有一个声音在念这首诗。说到禅意,这便是禅意。禅是让人思考的意思,从极细微的小处思考起,把大的人生也就想明白了。禅就是思考,从极细微处的“一花一世界”出发,去把整个人生想明白,这便是禅。

禅绝非仅仅是世界东方的一种思考方式或精神空间,禅是整个人类的,我当年直到现在还一直在喜欢着杜尚,因为他有禅意,他接近禅。

味觉是一颗种子,被妈妈播种在我们生命的最初,生根发芽,伴随我们一路成长,游走四方。对某种味道的依恋,有许多的情愫掺杂,不仅是美味本身。当某种味道烙上了特殊的记忆,如母亲的馨香,抑或是爱人的气息,这样的味觉已经与我们的生命融为一体。从某种角度来说,对一种食物的偏爱,对某种味道的执着,是一种鲜为人知的情感深处的隐秘,也是一种生命的依恋。

最古老的味道在民间。如果,有一种记忆需要有人共同回味,那就是这些弥漫在大街小巷的味觉气息。

地域美食是衡量一个地方生活品质的标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对吃的要求也更高。而最有人间烟火的地方是夜市,最特色的小吃在老街,最古老的味道在民间。如台湾各地至今仍保留着夜市集市的传统,各色小吃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色香味俱全,让人垂涎,人群熙熙攘攘排队等吃的情景也是空前盛大,那是市井生活的原生态,也是一个地方饮食文化的一张名片。又如海口西门美食一条街,汇聚海口最本土最古老最特色的味道,随意一指一个店铺或一个摊位都是二十年的老字号。路边摊支起老阿婆现包的鸡屎藤糯米汤圆或椰子馅或芝麻馅或花生馅,供不应求。而这里的海南粉最为出名,一直以来吸引着四方食客。又如海口大同路的吉祥面包,新华南的清补凉,西天庙的甜薯奶……无论时光如何流逝,城市如何发展,一直以不变的姿态,成为本土住民的共同记忆。那是故园的味道。

有一种味觉如此倔强,只因为有一种味觉如此温暖。无论漂泊何处,你总会频频回头,味觉依恋的地方,也是心归处。

一款美食也需要坚守。日本一个街边小寿司店有几百年的历史,不扩大规模,对食材严格挑选,依旧简朴,依旧精致,依旧顾客盈门,祖传厨艺在代代传承中延续,精益求精,历久弥香。乐东黄流福哥老鸭店,美味飘香,美名远扬,客源不断,多少年来,每天只做100只鸭,是对品质的承诺,更是一种匠心的恒久坚守。

对的味道需要等待对的人。如同遇见知音,当对的味道遇上对的人,在味蕾之间缠缠绵绵,碰撞出曼妙的滋味,才能发挥一款美食的全部价值。美味不仅需要懂得的人来品尝,更需要声口相传,在食客的传播中名扬四方。许多的人都有不辞劳苦去寻觅一款美食的经历,缘于口口相传及好奇心而对某一种美食有探知的强烈欲望。多年后仍记得那一晚,我从白金海岸赶夜路到文城东阁棵仔吃鸡屎藤的情形。择一棵树底坐下,习习凉风迎面吹来,店主端上一碗招牌加强的热腾腾的鸡屎藤,拌有炒花生米,红糖水、姜片,是微醺的气息,自然的馨香。当绿色藤蔓的清凉与微甘缠绕在味蕾间,所有来路的疲惫和辛苦瞬间消除。

味觉的记忆伴随我们一路行走,成长。而旅行,是在异地他乡看见别样的生存状态,同时也发现那个真实的自己。走过许多地方,看过不同风景,品过各味美

食,而最能够消除长途跋涉的疲累,最能够给我们带来放松和愉悦的往往是不期而遇的某一款美食。在大江南北的行走中,风景不停变换,而味觉一直挥之不去,在不同的味蕾刺激中,我们深深地记住了某一地,某一时,还有那个和你一起流浪的人。于是,当你困倦的时候,回味是一种慰藉;当你寂寥的时候,回味是一种温暖;当你无助的时候,回味也是一种力量。

传统民间,掌握一门手艺才能安身立命。最美的味觉在小巷深处,也在大山里,从云南宣威火腿肉的制作到苗族人祖传的葛根粳籽,都是深藏在大山里滋养生命代代相传的技艺。

想到我的母亲。艰苦年月里,食粮短缺的年代,能够拉扯大八个孩子,需要的不仅是勤劳聪慧,更是要懂得各种生存本领,掌握养家糊口的绝技。记忆中,母亲是心灵手巧的人,除了通晓农活,精通厨艺,还擅长裁缝、酿酒及磨番薯粉,这些手艺都可以换来饭钱以及家庭的多项开销。记忆中,在我小时候,半夜鸡叫,母亲就爬起来磨番薯。家里摆放着许多口大缸,有的装满晒干的花生,有的贮藏着地瓜干,也有的存放着番薯粉……那里盛着母亲的劳动成果,更盛着一家人对美好日子的期盼。

无论走得多远,总有一种记忆与味觉相关,与母爱相存,让人怀想,贪恋,时常在梦里依稀萦绕,那是乡愁,是母爱,是伴我们一路走来的最醇厚的味道,最丰盛的食粮……

汪曾祺说: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热爱美食即热爱生活。人世间,唯有真情与美食不可辜负,不是吗?

味道

不过一碗人间烟火

王槐珂



《樱桃》 陈绥祥 作

乡愁

雨后江村

李江湧

故道上有几条岔路通向江村周边的大小村子,也都是青石铺就,只是窄了许多。穿村而过后就成了土路,路两边绵密的蒿草有时也会倒伏在小路上,走过去才能看到路的方向,走下去或是进了沟谷林溪,或是一野开阔。

东边的北山村,西边的风峪沟,北边的石门岭,南边的长凝店,几个村子一大早烧柴生火漫起的烟会在日头升起前渐渐笼作一层薄薄的白幕悬飘在村子的屋顶,站在江村的山岗上遥遥也能瞭见。

江村地少,几户人家原也都是艺手匠户。周围村子婚丧嫁娶梁檩椽窗柜铺镜箱骡铃马掌所用家什都要到这里早早约办妥当。现在这些热闹久已不见了,仅剩下的打寿木扎花纸也无有多多的营生。每年春风

微动,清明时节雨过后,村里的扎纸家户就会扎起一架大风筝,风筝竹翼一直都在,年年要重新糊上麻纸,麻纸中间再染上用草叶榨下的红黄绿紫汁水,勾上几簇锦鸟祥兽,接上长长的麻纸条尾,放风筝的麻绳是用麻油浸泡后再用热蜡滚压,生生用到现在还结实如初。草动风过,大人会带着村里的孩子们抱线轴提飘带,衔着风筝站上高岗等风观向。待风筝迎风荡起,缓缓升高,很快也只能隐约看到条尾的飘摇了……周边村子里的大人孩子也会站上坡顶,远远地,远远地瞭着。看清看不清也会欣欣指画。直到夕阳西下,天空中的风筝变成一点闪动的金光,随着收线慢慢慢慢飘飘摇摇一颤一颤徐徐暗落山岗。此刻东边的北山村上也已冰轮初现……

纪实

1月27日,大年初三。这天是周一,李双全上午8点半参加中西医专家会议,会后刚进家门又被召回省卫健委参加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召开的视频会议,国家有效方剂临床筛选研究项目正式启动。视频会议结束,已是下午3点半,李双全来不及喘口气,便驱车赶赴100公里外的吕梁市医疗救治定点医院——山西省汾阳第二人民医院。

李双全是吕梁兴县人,李廷荃让他包片吕梁,便是考虑到他与当地人比较熟悉,开展工作便利。那天下午,李双全刚到汾阳二院,感染科主任张耀武已等候在门口,老朋友见面来不及客套,直奔医生办公室翻阅病历,查看检验报告,与主管医

师讨论病情。省卫健委要求专家一线巡诊不能只听汇报,要进重症病房,掌握第一手资料。可吕梁市离汾阳较远,市卫健委刚接到通知,还未把防护服送到汾阳,李双全已捷足先登。李双全向张耀武说明情况,张耀武二话不说,把汾阳医院“珍藏”的防护服“捐献”出来,还打趣说,就是我们不穿,也要保证专家安全。李双全全副武装,从容进入隔离病区,成为山西首个进入隔离病房的中医专家。李双全个子不高,略胖,他左手持病历本,右手为病人把脉,颇有几分“白衣执甲”的壮士豪情。在人们的印象中,中医大夫都是“慢郎中”,李双全的性子也的确比较“慢”,但在那一天,他俨然就是“急先

山西教育出版社

54

赵树义 著



《经络山河》节选

锋”。李双全为3位确诊患者一一观舌切脉,诊察病情,完整记录四诊资料,还不时现场指导医护人员遇到紧急情况时该如何开展救治。确诊患者中有一例重症患者,60岁,是武汉返晋人员,入院后出现高烧不退、呼吸衰竭等症状,指氧饱和度曾下降至89%,生命垂危。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54

毕星星 著



《河槽人家》节选

我们村里全是垆土地,土路一下雨,就如胶泥一样,车子根本骑不成。我和父亲商量,他说可以叫一挂车,毛驴拉了人拉了自行车,把你送到公路口,你骑车子走人。父亲说他去找人找车。不一会儿父亲回来,让我到人家门口等。就在翠翠的门口,送我的是翠翠男人。他在门口架车,套

驴,把自行车搬上去,我在等,我以为,翠翠一定会出门,送送男人,也送我。隔着大门,隔着院墙,直到我们吆喝驴子上路,我都没有看到翠翠出来。

我朝着市里走去,朝着公路靠近,村庄,越来越远了,我却感到,背后总有一双目光。我相信翠翠就站在院子里,她会听着车马走动,她会远远地望着我们离开,目送我们一直上公路。

又过几年,我调到了省城,离家远了,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父母去世后最近一次回家,是几年前的清明节。

给父母上坟,祭奠一番,我往回走。跨上涑水河岸,一辆自行车迎面骑过来,看着躲不过去,翠翠下了车子。

翠翠和我打了个招呼,算是多年来头一回面对面说话,却只有简单的两句问候。她低眉顺眼,目光一对视,立刻挪开。我们好像都有很多话要说,却最终没有打开话题。她很快说要去坟地,跨上车子离开。

我呆呆地站在涑水河岸上。就在排戏唱戏的幼年时期,涑水河还是高岸,石桥,河堰芦苇一人多高,芦花开放时飘飘洒洒。挨着的就是大队的菜地。我们时常一起钻进黄瓜洋柿子的菜架,在青绿的瓜蔓里穿行。西红柿蔓子的气味最好闻,一划衣裤上就一个绿道道。随手拽一个咬破,汁液溅了一手一脸。河堰根有罐洞,点起火熏烟,小獾会吃惊地窜出来。

随笔